

T2511/12736(39)

39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RECEIVED
MAY 10 1900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DEC 3 1899



DEC 3 1962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張儀者魏人也

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索隱曰晉有大夫張老又河東有西張城張氏為

魏人必也而呂覽以為魏氏餘子則蓋魏之支庶也又書略說以餘子謂之季子也○正義曰傳云晉有公扶餘子公行杜預云比皆宦卿之嫡以為公族大夫餘子嫡子之母弟也公行庶子掌公戎行也藝文志云張子十篇在縱橫流

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

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索隱曰嘗其從楚相

飲已而楚相云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

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醉之

醉音釋○索隱曰古釋字其妻曰嘻索隱曰音僂鄭玄曰嘻悲恨之聲子毋讀書

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不其妻笑曰古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

而得相約從親索隱曰從音是谷反然恐秦之攻諸侯敗

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

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

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

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

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索隱

曰按謂數設詞而讓之讓亦責也數音朔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

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

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然念諸

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

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

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

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

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

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

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

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

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

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

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威怒君使臣陰奉
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口用請歸報張儀

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五兵不及蘇君明矣

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蘇君蘇君之時

歲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渠音詎○索隱曰古字少假借

耳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徐廣曰一作尺之檄○索隱曰檄也為檄即檄爾告楚相曰始吾恐

以若飲索隱曰若飲也下文而亦

矧我不盜而壁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

而城苴蜀相攻擊徐廣曰譙周二曰益州天苴讀為包黎

索隱曰苴音巴謂巴蜀之夷自相攻擊也今作苴者按巴苴

早夕今論已遂誤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邑苴得名所以

其字遂以苴為巴也注引天苴即巴苴也譙周蜀人也知天

苴之音讀為巴黎之芭按芭黎即鐵水苴所以為葦籬也

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正義曰華陽國志云昔蜀王封其

弟于漢中號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葦萌苴侯與巴王為好巴

與蜀為讎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求救於秦秦遣張儀從子

干道伐蜀王自葦萌禦之敗績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秦遂

滅蜀因滅巴蜀二郡括地志云苴侯都葦萌今利州益昌縣

五十里葦萌故城是蜀侯都益州巴子城在合州石鏡縣南

五里故壑江縣也巴子都江州在都之北又峽州界也父早來告急於秦秦惠王

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

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
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
論於惠王之前索隱曰錯音七各反又音七故反司馬錯欲伐蜀
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

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

徐廣曰一作尋成阜鞏縣有尋口○索隱曰尋什聲

相近故其名或也戰國策作轅轅緱氏之口亦其地相近也什谷地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溫泉水即尋源出洛州鞏縣西南四十里注水經云鄆城水出北山鄆溪又有故鄆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按洛州維氏縣東南四十里與鄆溪相

也近之當屯留之道正義曰屯留潞州縣也魏絕南陽道即太行羊腸改道也

正義曰南陽懷州也是當屯留之道今魏絕斷壤羊腸韓上當之也楚臨南鄭正義曰是

口也今楚兵臨南鄭南塞轅轅鄆口斷韓南陽之兵也秦政新城宜陽索隱曰新城

關之左右○正義曰洛州福昌縣也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

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

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

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

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

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

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

索隱曰王音于故反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

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

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

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

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

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索隱曰戰國策取作得繕兵

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正義曰繕音膳同繕具食也拔一國而天

索隱曰王音于故反

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索隱曰西

海謂蜀川也海者珍藏所聚生猶謂秦中爲陸海然也其實

西亦有海所以云西海。正義曰海之言晦也西夷海味無

知故言海也言是我一舉而各實附也索隱曰各謂

利盡西方羗戎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

謂得土地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

惡名也而未必利也。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

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索隱曰論者告也陳也故

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

鼎韓自知三川故與周并力合謀也正義曰韓自知三川將二國并

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

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

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

月取之索隱曰六國年表在惠遂定蜀正義曰表云

年十月擊滅之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

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

華徐廣曰與張儀圍蒲陽索隱曰魏之邑名。○正

一作華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

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

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

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徐廣曰夏陽在梁山龍門

曰大夏禹所都。○正義曰少梁城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三里

夏陽城在縣南二十里梁山在縣東南十九里龍門山在縣

南

北五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

正義曰表云惠王之十二年周顯王之三年

十四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

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

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

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

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

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

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音觀

貫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

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

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各山大

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

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

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

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

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

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

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疆

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

盟洹音桓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

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

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索隱曰河

沃平周之邑也。正義曰卷後蓋酸索據卷衍酸策東反卷丘權反衍以善

曰河外即卷後蓋酸索據卷衍酸策東反卷丘權反衍以善

河南衍地名。正義曰卷衍屬鄭州。燕滑劫衛取陽晉

正義曰故城在曹州乘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

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天王之國欲毋危

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策折隱曰戰國韓怯於秦

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

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

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正義曰枕國

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

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

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

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

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

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

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

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

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

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

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

索隱曰劉氏云商今之商州有

古商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

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秦

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

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令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會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

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
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
至秦詳失綏慎車不朝三月正義詳音羊楚王聞之曰
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
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
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已六里願以
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
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
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
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

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
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
遂取丹陽徐廣曰今梁州楚又復

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

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正義我西欲以

武關外易之正義我曰即商於之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

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

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

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疆楚弱臣善靳尚尚得

事楚夫人鄭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

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
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
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
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索隱曰不字當
作必時張儀為楚所囚故必欲出之也○正義曰秦王不
欲出張儀使楚若欲自行今秦欲以上庸地及美人贖儀令
將以上庸之地六縣正義曰今房州也賂楚以美人聘楚
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
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曰
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
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

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
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
聞蘇秦死索隱曰此時當秦惠王之後元十四年乃說楚王曰秦地半
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
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
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
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索隱曰常山於天下在北有若
人之背脊也○正義曰古之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
帝王多都河北河東故也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
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

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

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
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
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
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
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疆不
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
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義批曰鳥反粟不如者勿與
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
其害卒有秦禍正義卒忽勿反無及為已是以故願大王
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正義

汶音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索隱曰舫

音方謂並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

一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

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

關索隱曰扞關在楚之西扞關驚則從境以東

盡城守矣黔中巫郡牂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

南面而伐則北地絕正義曰楚之北境斷絕秦兵之攻楚也

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

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疆秦之

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

...

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索隱曰

音匹連反此之新城當在吳楚之間也○正義曰新攻得之城未詳所在臣聞功大者易危

而民敵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

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

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徐廣曰天下之

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索隱曰其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

漢中也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

漢中楚王大怒與兵龍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

虎相搏徐廣曰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

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

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徐廣曰關一作開○

下脊則此衛及陽晉當天下留晉蓋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以言秦兵據陽晉是大關天下留則他國不得動也

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

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索隱曰泗水之側當

戰國之時有十二諸侯宋魯邾莒之北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

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

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

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

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索隱曰

胡本反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

作棍同

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事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

抵飯菽藿羹

歲不收民不厭食糟糠地不過九

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

萬而斯徒負養在其中矣索隱曰斯徒謂雜役之賤者負養謂負擔以給養公

家亦賤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

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踔

踔科頭踔音徒俱跳躍也又云徧舉一足曰踔踔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索隱曰踔又音幼戰國策作

之士虎執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言執戟奮怒而入

探前跋後蹄間三尋索隱曰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

騰者不可勝數抉地言馬之走勢疾也七尺曰尋言馬

走之疾前後蹄間一擲而過三尋也

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跣以趨敵索隱曰徒跣也楊祖也謂袒而見肉也左挾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蔡

林之苑徐廣曰蔡一作栗。索隱曰此皆韓之宮苑亦見戰國策非王之有也夫

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母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于偽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

殷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索隱曰番音盤又音婆趙之邑也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

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索隱曰河外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也。正義曰謂同華州地也趙入朝澠綿善反池割河間以事秦索隱曰地也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具州度黃河指博關則漯河南臨淄即墨危矣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

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
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
山東蔽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正義飾習音勅
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
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
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
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
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
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
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

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
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
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
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
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
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索隱曰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
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交道也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

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正義

曰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

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

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

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
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
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執殺敵先王
獨擅維事寡人居屬師傳不與國謀計先王棄
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為
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
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正義趨音趨適
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
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
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

之塞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也上音勾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

尾索隱曰斗音主凡方者為斗若安長柄則名為科音主尾即斗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今可以

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執噉

索隱曰音昌悅反謂執而噉之是噉也下云厨人進斟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左氏傳公羊傳云羊羹不斟是也反

斗以擊之正義曰反斗即倒柄擊也於是酒酣樂進執噉厨人

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

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笄婦人之首飾如今

象牙櫛○正義曰笄今簪也摩笄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代王之亡天下莫不

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

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

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
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
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正義曰並在易州界非大王之有也且
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
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
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
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音如嬰兒言
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
獻索隱曰尾猶未也謂獻怕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
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

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曰
無信左右賈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
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比皆畔衛復合從秦武
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
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
曰柰何對曰為秦在稷計若東方有大變然後
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
在必與師伐之故臣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
必與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
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

臨周祭器必出索隱曰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挾

天子按圖籍此王世系之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

三十乘入儀之梁也齊果與師伐之梁哀王恐張

儀曰王勿患也請索隱曰此與戰國四策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

之楚同舊本作喜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

甚憎張儀雖然亦索隱曰此與戰國四策字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

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何以託儀

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

約曰為王計者東索隱曰此與戰國四策夕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

待地令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

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伐之齊梁

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

三川出兵函谷而無索隱曰此與戰國四策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

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

十乘而入之梁也索隱曰此與戰國四策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

罷國而外伐與國索隱曰謂齊之伐梁也梁之與齊廣

鄰敵以內自臨而信索隱曰謂齊之伐梁也梁之與齊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

託儀也齊王曰善索隱曰此與戰國四策使解兵張儀相魏 歲卒

於魏也索隱曰此與戰國四策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

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
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
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
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
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
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
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
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
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
以軫為忠乎忠且見矣樂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

其言以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
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
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
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索隱曰軫語犀首言我故來
欲有教汝之事向不相見

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

事也曰吾請令公厭食事可乎索隱曰厭食一飽反厭
者飽也謂欲令其多

事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索隱曰田需而
時為魏相楚王

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

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

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

言之燕趙燕趙空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
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
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
使人以事委焉犀首日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
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其有年不解秦惠王欲救
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
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
之楚亦思寡人不哂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
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
楚王曰曷故越之即郢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

矣亦思越不中謝

索隱曰謂侍御之官也

對曰凡人之思故

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

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

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其有年不解或謂

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

索隱曰此張儀等計策

寡人不能

決願子為子主計之

索隱曰子指陳軫也子主謂楚王也

餘為寡人

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辨莊子刺虎聞於

王者乎

索隱曰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也莊子欲刺虎旅舍其人字莊子或作下莊

莊子欲刺虎

館堅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

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

有雙虎之名辨莊子以為然立項之有頃兩虎
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
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其年不解是必大
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
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曰臣主
謂軫之主楚
王也王秦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
待韓魏之斃而擊之亦無以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
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冠之此陳軫
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司馬彪曰犀首魏官
各若今虎牙將軍各衍
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

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

秦魏矣其言曰正義曰此張儀
合秦魏之辭魏攻南陽秦攻二

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韓之南

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

交可錯矣索隱曰錯音
措錯停止也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哉

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田

相魏張儀去徐廣曰
復相秦義渠君朝於魏聞

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復

復過索隱曰音戈言義渠道遠今
日已後不復得更過相見請謁事索隱曰

急告五曰中國無事索隱曰謂山東諸侯
正義曰中國謂關東六國

不共音煩鳥謂焚跡而率掣也戰國策秦得燒掇焚杆徐廣曰一孤如○索隱曰掇音

共伐音煩鳥謂焚跡而率掣也戰國策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索隱曰謂秦君也○

日有事謂六國攻秦秦若被攻伐則必輕使重幣事義渠國欲令相助犀首此言者令義渠君勿援秦也矣其

後五國伐秦索隱曰按表秦惠王後元七年楚魏會

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

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索隱曰

段為一純音屯絲綿布帛等一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

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索隱曰謂上文犀首

輕使重幣事君之國故云公孫衍云君之國有事秦將

之所謂因起兵襲秦以傷張儀也乃起兵襲秦大敗秦

人李伯之下索隱曰謂義渠破秦軍於李伯之下張儀

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

長索隱曰犀首後相五國或從或橫常為約長

太史公曰三亞且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

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

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

其說索隱曰暴音步卜反振謂振揚而暴露其短成其

衡道索隱曰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

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從而要之此兩人真

傾危之士哉

索隱述贊曰

儀未遭時 頻被困辱 及相秦惠
先韓後蜀 連衡齊魏 傾危誑惑
陳軫挾權 犀首騁欲 如何三晉
繼有斯德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大易卷之...

...時曰...
...連...
...及...
...如何...
...晉...

史記七十

...

